

書

南澗甲乙稿卷九

宋韓元吉撰

狀

看詳學事申狀

看詳國史院具到典故元符二年詔諸路選監司一員
提舉學校仍知通專一管幹卽係自祖宗以來至是方
委監司知通提舉管幹學校並未入銜後至崇寧三年
蔡京用事欲變天下學校盡爲三舍始置諸路提舉學
事官一員以爲監司大觀間修入三省法諸知州通判

並稱管幹學事大中大夫以上稱提舉武臣知州不帶及宣和三年徽宗皇帝已詔罷天下三舍止令太學以三舍考選諸路以科舉取士諸路提舉管幹文字並皆罷訖至紹興十三年因權發遣建昌軍李長民以外郡小臣佞悅秦檜謂和議既成儒風復振欲令知通令佐依舊帶提舉或主管學事結銜以示聖朝偃武修文之意遂復從之紹興十六年諸路提舉學事委轉運司有出身官一員兼領俱無出身卽委從上一員亦不專置提舉學事之官稍如元符舊制而知通令佐入銜猶用

蔡京之法殊非徽宗皇帝宣和三年罷之之詔也竊緣州縣興崇學校政事所先守令專管亦爲本職若依元符及宣和故事止令監司一員兼領提舉學事而守令等專一管幹並不入銜始爲至當今來知州縣既有通任武臣去處則一州一縣之事無所不當預者兼元初繫銜係以管幹爲名亦是措置錢糧修飭學舍振舉法令招集生徒之類卽非干預講說考校之事若令武臣守令依文臣例入銜亦足以責其應辦學校不至闕誤更乞朝廷詳酌施行

看詳都轉運使申狀

檢准國朝會要端拱元年以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爲河北東西路都轉運使自是遂以爲例應侍從官除轉運皆爲都轉運使有以兩路爲都轉運使者卽樊知古河北東西路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李迪龍圖閣待制范雍等爲陝西都轉運使是也累朝除授不一其任侍從官則不問兩路一路並爲都轉運使紹興初向子諲以待制任兩浙都轉運使趙子洳以雜學士任江西都轉運使係差第三任轉運使資序人諸路轉運使係差第一

三任提刑資序人諸路轉運副使係差第二任提刑資序人若資序未及卽帶權發遣字或任大卿監有除轉運使別無任侍從除轉運使者今來若依典故卽合以侍從官任都轉運使施行

論田畝敷和買狀

本州先于淳熙五年三月十二日准轉運副使吳修撰牒尚書省劄子戶部申都省批下新知鄂州莫殿撰奏陳乞將經界已定田畝物力等則逐畝均敷和買二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先令吳淵行下兩

浙路州軍仰守臣同所屬和縣博詢民情究見利病如今來臣寮奏陳經久可行從本司審度條具申尚書省劄付當職當職照對得臨安府富陽縣措置已將第五等物力一十三貫已上均敷和買已得適中并據本司簽廳相度將諸縣五等物力比附富陽縣所行以十分爲則指出末後一分作下等不敷外其餘九分並行均敷和買牒州從長相度經久可行條具供申州司備錄行下諸縣相度供申去後次第據諸縣申到內義烏縣自經界後從第一等止五十貫

物力并金華蘭溪縣各四十貫及永康武義東陽浦江縣各三十貫以上敷納和買至今經久并無詞訴若依富陽縣例敷止一十三貫及轉運衙簽廳議以十分爲率指出一分不敷餘九分並行均敷竊慮優減上戶卻致歸在下戶事體偏重或生詞訴具狀回申去訖至今年三月十七日以後再准轉運衙牒准行下尚書戶部符據婺州蘭溪縣王宗等四名狀理本縣自四十貫文物力起敷和買豪猾肆奸多立詭名並以四十貫文以下立戶不用科役竊見臨安府

富陽錢塘仁和縣嚴州壽昌縣自物力一十貫以上
並起和買卽無詭名等弊恭覩淳熙五年莫殿撰申
請正令所陳乞送轉運司一就相度供申牒州遵依
已降指揮守臣同其餘縣分知縣博詢民情究見利
病指定供申又准轉運衙牒准行在尚書戶部符准
都省批下權知真州陳通直劄子陳言乞將人戶田
產物力各隨畝步數均出和買又都省批下權發遣
南康軍吳諒夫劄子奏豪富之家皆爲詭名夾戶規
避和買乞以和買如夏稅之法數于步畝使產多者

和買亦多產少者和買亦少等事戶部勘當緣已有
前降莫殿撰申請指揮令下轉運使詳本官所陳及
已降指揮一就審度經久可行條具保明供申朝廷
施行牒州施行具博詢民情究見利病一就從長相
度經久可行條具供申等事須至供申

右州司所准前項指揮本州今與州縣官博詢民情講
究利病相度莫殿撰陳通直吳知軍申請及蘭溪縣百
姓王宗等狀若將物力十貫或十三貫以上並起和買
除指最末一分不數以防詭戶之弊竊緣和買之法止

謂物力富實之家可以科買若併及小戶卽是增添夏稅深慮詭戶夾戶之弊未能頓革而貧民下戶先被科擾且以一縣物力論之統計一萬貫上三等五千貫合出和買下四等五千貫不出和買今若都以上三等合出和買之數均之下四等則是上戶反減舊數下戶便添輸納其不可一也若以田產只計頃畝起收物力每畝以若干爲則至若干畝卽出和買緣經界起稅各有等則以田畝論之有水田有平田有高田以園地論之有平桑有山桑有陸地有茶地有竹腳有柴樣難以一

例便計頃畝均敷必欲各等隨則分定則是又行經界情弊愈多爭訴不少未得了絕兼又坊郭營運房廊上亦有物力每至若干卽起和買之數如此均敷則戶眼倍增丈尺繁碎縣道戶長催科益難其不可二也且以本州七縣目今所行亦自不同金華蘭溪則四十貫以上義烏縣則五十貫以上永康武義東陽浦江則三十貫以上始敷和買行之旣久並無詞訟止有蘭溪一縣王宗等四人今來投狀尋喚上詰問並契勘得蘭溪縣物力共管物力一百九萬五十四貫其合起和買四十

貫以上人戶計五十四萬三千三百貫其不起物力人戶計五十四萬六千七百五十一貫卽是上戶少于下戶物力錢三千四百餘貫竊慮日後下戶日增物力不等今議欲以一縣物力算定須上等起和買人戶物力錢與下等不起和買人戶物力錢各要數目中分一般每三年一次比算如遇下戶物力多于上戶一分以上卽別立物力貫數均定和買每次以十貫上下爲率如蘭溪縣元係四十貫以上卽合減作三十五貫上下起敷庶得關防減免之弊不至走失上戶物力常得均平

卽難以限定十貫十三貫之比卻致優減上戶均在下戶永遠爲害或見今上戶物力與下戶物力數目適已相等卽合依舊更不更改仍乞朝廷申嚴詭戶之禁立限百日許其首併限滿不首許人陳告以所告田產給之坐以違制之罪其官戶所置田產偶因前後官稱不同亦令改正若蒙詳酌依本州所請則上戶物力不至走失其逐歲和買不過舊數而下戶物力尚有一半惠及小民比之只指一分大段不同加之詭戶旣嚴必罰無貸自然可以潛消弊倖不必紛紛以從一切論之實

爲允當謹具申轉運衙伏乞詳酌備申朝廷施行

措置武臣關陞狀

今月二十三日準尚書省劄子大小使臣關陞從軍理任必以戰功爲別其從軍者必以實歷爲先稍用薦舉以異于戰功之士等事緣有未盡送某限三日措置申尚書省今具措置下項須至申聞者

一在法使臣兩任監當實及六年滿替年三十以上者到部方與關陞親民昨因紹興九年四川宣撫使申請隨軍大小使臣理爲資任自給到吏部理任差帖印結

日實及六年許免到部就任關陞親民依舊從軍使喚無朝省付身以二日當一日緣有功人與無功未有旌別欲乞從軍理任後曾立軍功轉官實及六年依舊許行關陞外其不曾轉官人亦合依無付身例以二日當一日

一從軍使臣若在軍未成關陞考任因離軍任州縣諸司差遣自依外任通理關陞外其偶緣老病不堪披帶揀汰差充不一務窠關合行優假欲乞免行關陞止與通理考任依格陞注差遣

一非從軍在外使臣舊法係合實歷六年乾道七年申請並于歷過考任內須要實歷州縣職事或諸司官屬一任二考方許通理前後任關陞竊慮一能更歷事任欲乞並要實歷州縣職事或諸司官屬兩任四考通理六考方行關陞

一宗室許歷外任正欲更練職事近來多注嶽廟差遣習為廢弛緣乾道元年已有復置宗室監當釐務寮闕欲乞亦要實歷州縣職事或諸司官屬一任二考通理四考方行關陞

一武臣薦舉狀止有陞陟任使一等自來僅當功分自淳熙元年于薦舉武臣陞陟狀內立一兩紙添作舉充親民任使稍為優異欲乞除從軍入外應武臣六考內並要陞陟舉狀二紙內舉充親民一紙欲使關陞一歸正歸朝使臣者不係從軍并釐務差遣既無職掌合與優假依揀汰人例免行關陞止令吏部通理所歷考任依格陞注差遣

一所有軍班吏職出身及進納人等關陞已有專法指揮者並令依舊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集議繁冗虛僞弊事狀

具位某等准尚書省劄子備坐監察御史徐詡奏到繁
冗虛僞弊事七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侍從臺
諫兩省官集議申尚書省某等照對本官條具事內有
現行條法該載明備者止合有司檢舉申嚴自不須集
議外有條法未盡施行未備事件今集議到下項
一中書天下之本不可不清自諸大郡倅收爲堂闕加
以有川廣小郡不在此限之文守倅除授益以不均故
有改官後無一日考第而得大郡倅者有作縣以罪罷

而得廣中大郡者其間腳色無瑕疵或曾任繁難大縣
或諸司列薦人往往或注列郡倅或注諸司幹官開僥
倅之門塞公平之路長奔競之風成朋比之私其害莫
大于此臣愚以爲職事及監司若大郡守皆須宰執擇
才進擬其餘中下州軍及大郡倅宜盡發還吏部士大
夫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以通封狀子
遣人于都堂投之一切私禮悉令勿講照對舊法吏部
知州軍運判員闕甚多士大夫依資格注授其經堂除
者號爲擢用而在堂窠闕皆是重地要藩守貳選任不

輕士大夫亦以為榮至紹興初舊法不存止憑省記猶以知州軍二十七闕令吏部注授盡為堂闕蓋吏部注授則限以資格也堂除則有不問資格者矣然畏指議防繳駁其不問資格者猶不常有自淳熙二年知州軍闕盡歸于堂而吏部更無知州軍一闕以待孤寒資格之人而又有川廣小郡不在此限之文人人盡可干堂以望州郡使吏部銓法遂為虛設所謂川廣之部實亦未嘗分其大小一例與之此公議所以籍籍也至于堂除通判窠闕發下部者僅十六闕爾今來職事官等若

從吏部申請悉遵舊制諸在京職事未至監察御史以

上履歷尚淺供職未久陳乞外任者不得除監司知州

軍差遣特旨除授或資序已及者不論而不用限年除郡之格則知州

軍元係吏部窠闕及川廣小郡合澤吏部緣其間職事

官等補外卻有合陳通判之人難以逐一降指揮令吏

部注授通判合以堂除通判處之則堂除通判不可盡

罷乞自三省選定堂除知州軍通判若干員闕外餘闕

令吏部並依格法注授亦足以息奔競之風矣至于士

大夫以通封狀經都堂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

身計亦是舊規自合舉行若私第一切不見賓客恐無以審觀人材詢訪外事宜遵守淳熙二年指揮大臣日見賓客有妨治事私第除侍從外其餘呼召取覆等官每日各止許接見一次實爲允當

一修葺城壘調發軍兵修造棟宇皆官吏之職分何有勞効而特轉官資又轉官者或併轉兩官進職者或併進三職尤爲僥倖任子雖不可裁抑少嚴銓試之法兩歲或三歲一試兼聞近歲至有代名入試者仍須場屋更加嚴密照對修城壁築堤堰營造屋宇已有今年臣

僚起請候經三年委實堅固方許推賞正月十九日奉旨令屬曹部置籍訖宜令常切稽考轉官進職有濫賞者御史臺察舉以聞其三年內有損壞者追降所進官職若任子銓試之法兩歲或三歲一試試期太遠祖宗立法每歲銓試春秋兩次今已併爲一次矣十人取七今已減爲兩人取一矣去歲大吏奏薦文臣二百二十八人武臣乃一千三百九十二人前歲科舉特奏名進士亦三百三十八人則文武任子自爲不多若更展銓試則正奏名進士第五甲人赴銓試者亦令又展三年

是陰殿其一舉矣此不必議也至武臣呈試與銓試同銓試自宰執子弟以降皆不得用恩例幸免呈試并戶部催綱承受權貨務號簿官隨逐奉使與接送館伴下官屬之類資緣免試此不可不革也就使不習弓馬亦當試以刑法書算如人吏試補之比其奉使出疆雖曰稍勞而文臣未出官人奉使所辟差者亦不免銓試也乞自今文武一例不許免試武臣累試不中亦依文臣限年四十許參部授殘零在本等人名次之下乃爲至當其餘代名人試之禁今年二月已降指揮依吏部指

置先召保職官二員委保正身不是代名人試日責書鋪識認狀特立賞格重行斷罪不須更用簾試虛文每歲更令有司常切申嚴施行

一方今天下雖並侈靡而輦轂之下爲最甚四方來觀歸而效之惟恐不及宜命多聞有識之士編輯法令而參之以禮凡室廬車服冠婚喪祭燕饗餽遺皆立爲定式自成一編如司馬氏書儀及諭俗書之類頒而行之但先治都城之內風俗旣變則四方無不從矣照對淳熙三年十月十六日已降指揮禁約奢侈踰制事件行

在專委臨安守臣嚴切禁止斷在必行如有違戾令御史臺覺察彈奏先次將守臣重行責罰其犯人依條斷罪追賞有官人取旨施行外路州軍依此仍委監司覺察按劾多出文榜曉諭緣銷金鋪翠服用僭侈自有禁令其屋宇器皿首飾下至鞦韆織轎皆有定制非不嚴切然風俗侈靡未能類革竊見前代及本朝皆有誠諭風俗之詔若特降明詔俾四方士大夫之家欽承旨意務遵禮法皆事純儉則閭巷小民久當自化風俗其何患不易哉右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又

准尚書省劄子備坐監察御史齊慶胄奏到繁冗虛偽弊事七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侍從臺諫兩省官集議申尚書省某等照對本官條具事內有現行條法該載明備者止合有司檢舉申嚴自不須集議外有條法未盡施行未備事件今集議到下項
一塞上書捧香之門嚴吏職門客之格凡曰給使不許其貨賣凡曰異姓必覈其服屬照對上書補官係朝廷一時特恩卽不常有吏職補官自有逐司立究年限條

格宰執并兩府使相遇大禮許奏門客係登仕郎不理
選限外大禮聖節生辰太上皇后殿奏補使臣各四人
皇后殿各二人陳乞回授與本家門客并進奉人逐時
特降指揮門客進士補將仕郎主管進奉人卽謂之捧
香並係舊法亦無可議之數緣在法諸后妃諸王公主
內命婦蔭補親屬如父祖曾仕文資謂朝奉郎以上或身曾得
文解免解同而願就文資者聽餘并于班行內安排其門
客進士卽非親屬但以進士之名直授文資物議以爲
反優于有服親屬若令上件門客如曾得文解者聽乞

文資方爲允當其給使補官係宰相執政官反依執政
官合得入流減年之人淳熙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已降
指揮並依舊法緣今來所請係謂以賄賂得之者乞令
法寺檢坐條法約束如今後有犯務在必行其異姓補
官淳熙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已降指揮臣僚奏薦異姓
恩澤並畫出中外所親姓名服圖及升朝二員委保繳
連奏狀下部驗實緣內命婦以上奏補異姓旣不召保
若令被蔭人供具服圖連家狀繳奏亦爲允當
一重祠祿之命照對陳乞宮觀已有立定條法知縣資

序人不許過兩次知州資序年六十以上更許兩次知縣資序以下許陳乞嶽廟一次郡守年七十聽自陳乞宮觀知縣縣令審察不才許授宮觀嶽廟現任通判癯老疾病之人許差宮觀知縣巡尉癯老不職許差嶽廟已有累降指揮自合遵守若通判已下現任癯老疾病不職與差宮觀嶽廟者更令將在任歷過日月通理宮觀嶽廟之任滿罷庶得不至虛費祠廩少隆于合格宮觀嶽廟之人

一罷添置之員有以不釐務通判陳乞改爲釐務者軍

伍之間既有統制統領又有將副訓練而額外準備之名一切省之照對不釐務員闕宗室戚里自有定制除歸正歸朝不釐務人乾道八年指揮許隨人材量試以事委有成效保明奏舉與改釐務差遣外欲乞自今宗室戚里等不釐務窠闕不得陳乞改作釐務其才堪釐務者自令別行除授釐務窠闕所有諸軍正額統制統領訓練將副官以上有額外準備之名卽不見得自來係以軍分如何添置合與不合減省乞從樞密院行下三衙主帥諸軍都副統制公共措置委合如何施行

一汰冗冒之兵州部或以衰殘羸弱之輩僅充其數或以逃亡走死之額權募游手或一名而兼二名之糧以重其私或禁軍而隱于廂軍之額以避更戍照對招收不及等仗冒承逃亡巧作名色冗占差出之類各有條法約束指揮並許人告科以違制之罪宜令監司帥臣常切覺察嚴行科罪但州郡禁軍縣寨士軍間有招填未足之數卽合催促招令及額施行

一覈補授之詐進士特奏有就人父祖冒而承之者任子補蔭有妄通譜系遷移服屬詭而奏之者號爲女之

夫實未嘗娶其女曰異姓之親實未嘗有姻婭者照對上件自有立定條法召升朝官委保及州軍等處結罪保明所保不實者與犯人同罪近來朝廷有孫恩愬姚康朝等冒受行遣宜令有司取所犯案連抄節鏤板行下州軍常切覺察施行

一豁虛文之籍商稅房園錢帛雨水之帳類非確實之數又如應在之錢穀上下舉知其無有而載之赤歷常占虛數逃亡之苗稅保伍旣不可以備償而載之版簿照對諸色帳狀州委司法轉運司置主管帳司官而戶

部總于在曹通于金部會于比部蓋自國朝三司以來
有此所以勾稽檢轄不可暫廢如應在錢物並是州部
經常之數間有名存而實廢者緣監司以應在虛數妄
行剗刷指爲贏餘是致州郡有受弊去處但令監司不
得以應在虛數剗刷此弊自除逃亡苗稅亦是州縣常
賦之數其不可去者恐失元管稅額以待流移之人復
業也緣州縣不曾倚閣將逃戶稅賦便攤在其他典買
得業人戶下或勒令催科戶長乃者保抱納是致民戶
有受弊去處但令州縣覈實逃亡稅苗合行倚閣者依

條倚閣則此弊自除矣

一抑搢紳奔競照對奔競之風從古爲患未仕之覓舉
已仕之干薦自媒求譽廉恥道喪此蓋未易以刑罰禁
戢惟在獎拔恬退之士有以激勵而消之昔仁宗皇帝
患搢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
當知恥是時宰相文彥博宋庠等舉張環呂公著等皆
被擢用王旦爲宰相以張師德文學高第兩至其門干
謁卽不肯遽用爲知制誥其言曰以戒貪進激澆薄故
也仰惟聖朝但得遵用仁祖之訓而羣臣悉守王旦之

言以裁抑奔競亦何患其不悛改哉右謹具申尚書省
謹狀

集議前宰執舉官奏狀

臣等竊惟國朝始制選人改官之法自大中祥符之年
中外陞朝官每歲皆得舉薦置籍中書嘉祐四年仁宗
皇帝乃召諸路帥守監司各舉所部人材而前兩府臣
僚則許通舉內外不問所部也神宗元豐五年遂定曾
任宰相執政官歲舉改官五人載在令甲至今行之誠
以天下之士入仕之初多爲選人改官之後寢致朝列

以三歲科舉與夫郊祀奏補之數均之逐歲改官之員
不啻裁減其半若不設薦舉則才能無以著見若不限
員數則進取無以節抑又慮帥守監司有所知而未盡
前宰相執政官者天子嘗與之共天下之政也故委以
求天下之才當時詔旨正謂才行之士尙有遺滯而已
然前宰相執政雖得不拘內外薦舉而所舉之人又須
兼用所部職司一員始得磨勘改秩此祖宗舊章參考
互察最爲嚴備以成一代之制也看詳臣僚申請欲令
前宰相歲舉一人前執政兩歲薦一人賜以召對卽行

改秩而罷其愚謬以議舉者之罰臣等以爲歲貢而有定員所以爲常法而開平進之門也限以舉者五人則足以參考互察矣召對而改秩此人主之異恩也若臣下得以歲舉焉又不限以五人之數則獨薦而改官者將無歲不有其可以爲異恩乎雖曰罷其愚謬竊恐罷者之少未若改者之多也夫以選人改官之微在仕進之階其事爲甚重故引見于廷欲示恩出于上猶進士唱名命官之比而必待人主登之殿陛自擇其才則是屈至尊而下行銓選之事非特舉者之不足信百官有

司尙誰信哉至于薦舉之間干託請求之弊法令具在此諫官御史司公議者所宜察也故臣等以爲姑仍舊法爲便乞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蔡洸等集議安南國奏狀

臣等具位准尙書省劄子安南國李天祚追贈及其子李龍翰合襲封事五月十四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侍從臺諫兩省官同共議定聞奏者右臣等竊惟國朝故事待蕃夷之禮最爲詳備若高麗嗣子則待其請命然後封以爲高麗國王若占城三佛齊闍婆諸國則

待其入貢而遂以爲本國王惟是奉命安南甚有次第
其始嗣立則封交趾郡王中間數年以後則封南平王
及其身後則追贈南越王自太祖太宗至于累朝必加
三命未之或改者蓋以安南本交州內地實吾藩鎮因
仍世襲使護安南一道非他外夷自有土地人民不盡
臣之比也所以漸次封爵時示恩榮其羈縻制御之道
不得不然今來李天祚旣薨其子龍翰嗣襲自合遵用
祖宗舊章以行封爵恭惟聖慈淵慮乃使臣等定議豈
以淳熙元年曾以天祚爲安南國王已有國名疑其禮

亦異數故耶臣等聞朝廷昨以安南國王命天祚者初
非其國抗章有請特以貢獻馴象方物守藩歲久錫之
此名以寵天祚而已安南本都護之稱非可名國而南
越之封甚大自漢以來用之則天祚旣沒宜用典故追
贈南越王可也其子龍翰雖云嗣襲然未有功勳亦宜
只遵典故所加節鉞官稱初封交趾郡王庶爲允當若
朝廷謂已曾錫之安南國名不敢虛設則宜去其安南
都護稍加以爲知安南國事足矣蓋高麗嗣子每次亦
稱權知高麗國事上表此其據也彼或祈乞但令廣西

南平王之稱
三吳舒帷校
弔祭監司明諭此意候他時職貢不闕續當賜安南國
王真命不復更封南平王矣如此則昨所賜安南國名
姑以易南平王之號猶須身後始得封爲南越上不失
祖宗漸進之意下足以盡鞫縻制御之道而于我之事
體無所虧損彼之名稱無所鑄改似爲可行不易之論
若便欲使其嗣子襲封王位而襲贈天祚別以師傅之
官且加美諡則是朝廷自變其禮而不以藩鎮小夷待
之驟與外國諸蕃一同不知旣襲王爵數年之後卻加
以是何恩數其將遂以南越王與之乎此不可不過爲

之慮也臣等所議如前惟聖主擇焉謹錄奏聞伏候敕
旨

准三省帖子今月初一日赴都堂集議右某等近奏聖
旨集議安南國追贈襲封事已連書具奏緣某等所議
並是考據典故委曲詳備別無未盡事理所有國名係
已帶知安南國事卽非遽有奪其王爵欲俟他日職貢
不闕然後加封庶使外夷明知祖宗以來封爵次第不
至別有覬望所議如前謹具申三省樞密院伏乞照會
謹狀

辭召赴行在狀

右臣今月十一日准尚書省劄子正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臣某召赴行在者臣欽聞嚴命悚懼無所伏念臣資性疎直學識淺陋荷陛下拔于衆人之中躡實從班曾不能効尺寸之功圖報聖恩于萬一昨者出守輔郡繼移閩嶠二年之間固有善政惟知奉行法令未至曠瘼而已然臣齒髮寢衰心志不逮比常冒貢危衷祈就閒散天聽高遠尙闕俞音方欲少俟兩月再伸誠懇敢意遽蒙收召俾覲闕廷仰惟聖神念舊未忍棄捐在

于愚分實深驚愧伏願皇帝陛下察臣癯瘁戒在貪榮憐臣朴忠非有避事敷求名德之彥使造內朝檢會臣前來奏請畀臣在外宮祠一次下以全微臣易退之私義上以副睿主難才之公心臣則萬幸臣除已將建寧府事交割以與次官一面起發前去信衢州以來聽候指揮外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起軍轉官狀

臣伏覩進奏院報閏九月二十八日樞密院奏兩浙福建江東路諸州軍起發禁軍士兵赴逐處教閱守臣以

人數多寡參酌推賞數內臣係奉聖旨特轉一官者臣
欽奉恩命驚懼無所竊惟國朝軍制之密凡曰禁兵雖
募于方州而皆籍于右府故守臣號爲知其軍事而已
是州郡之兵實環衛之旅寓糧者也聖神御宇屬意武
事近年以來又命選擇日加練閱紀律明備虎符旣下
津置起發守臣職也道途無虞部押之官蓋受賞矣聖
恩優厚併及臣等顧臣何功之有遽此僥冒況昨降指
揮止俟春暖類當發還若一二年間再或成役則爲守
者動有希覲之心臣恐自爾賞過乎與也方陛下綜覈

名實大明黜陟之秋如臣守州叨備侍從義當體國內
省無庸豈敢虛受兼臣昨因降秩歲月未滿驟有遷轉
尤不遑安欲望聖慈留此以勵軍中効命之士庶此以
待天下立功之人則臣區區愚忠受賜一也所有臣特
轉一官恩命乞不施行不勝幸甚干冒宸嚴臣無任瞻
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免奉使回轉官狀

右臣准尙書省劄子以臣奉使回程四月二十三日三
省同奉聖旨轉一官者臣仰惟聖神在御務廣至仁聘

問之交是爲常禮如臣不肖叨預從班曾何補于事功實坐縻于歲月暫將明命臣之職也初無專對之勞可冒信賞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造特寢誤恩察臣粗守樸忠憐臣素無矯僞姑以舊典推以官屬俾臣且仍故秩以効尺寸庶稍安于愚分期不負于聖知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待制與郡狀

臣恭聞恩命跼躄靡遑伏念臣以寒遠之蹤荷聖神之

眷擢寘從班俯仰再歲技能短拙曲賜并容議論迂疎每蒙獎與惟自叨逾過甚筋力弗任已具丐閒之章方欲朝夕上列敢期天造尚使治民碎骨縻軀未知報塞惟是西清次對之職禮秩優厚守符重寄懼弗克堪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從欲之仁擴日月必照之施憐臣粗守樸忠素無矯僞收還職名之命改授一在外宮觀差遣庶幾愚分稍安免致清議臣無任隕越之至

辭龍圖閣學士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八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

南浦日之稱
卷九
三英舒帷校
龍圖閣學士與郡者臣聞命過優震懼無已伏念臣猥以凡庸久玷從列蒙聖知爲甚異荷恩渥爲至隆玩歲愒日尸位素餐自知旣明冒昧有請陛下天地父母之仁未忍捐棄倘欲徇其私志畀以承流宣化之任在臣愚分已爲叨逾惟龍圖祕職首冠西清稽之故事則非賢達而罔居質之近制則須功勤而乃授豈臣猥瑣所可克承至于郡寄臣欲自効則不敢辭伏望皇帝陛下洪覆無私大明旁燭收還宸渙以穆師言或乞依昨降指揮檢會臣前來除臣日職名依舊帶行庶幾不至過

有僥倖以明聖朝選授之公以全下臣知止之義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救旨

辭除權吏部侍郎奏狀

右臣伏准尚書省劄子二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韓某可除權吏部侍郎日下供職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稟資愚戇賦分奇窮五叨宰掾之華九閱歲躔之換比更憂患尤覺病衰逮茲隸職之期年不勝曠官而愒日方欲自祈于遠外敢期忽被于褻遷揆之私誼則非宜質之公論則未稱況准銓部尤號劇曹倘

微通鍊之才曷任甄平之寄伏望皇帝陛下曲垂淵鑒俯亮危誠別求當代之俊髦以副一時之器使籲天之切請命惟期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再辭奏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除權吏部侍郎恩命奉聖旨不允者臣以疎遠迂陋之質家世荷國厚恩今蒙陛下拔擢俾列貳卿在臣么麼可謂榮遇不當固有辭避重念臣才力不能逾人學問無以異眾自還宰士之

例復承詞掖之虛狂言屢發而每被矜容孤蹤久滯而尤加軫惻然羣彥方疑于去就而微臣獨冒于遷除雖夙恃于聖知恐難免于眾議况班列之中多有在臣上者遽茲超躡尤不遑安伏望皇帝陛下廓天地之量迴日月之明察臣粗守樸忠憐臣素祈靜退收還成命改畀真材使之宣力于四方尚能仰答于鴻造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有恩命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免除吏部侍郎狀

南浦日乙稱 卷九 吳舒惟校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五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韓某
可除吏部侍郎日下供職者有命自天措躬無地伏念
臣賦才甚下造學不優一辭州縣之勞四冒臺省之入
孰云末路誤簡聖知敘流品于三銓粗叨滿歲暢威靈
于萬里謹止踰時尺寸靡長毫分何補徒懷中憤之激
妄意事功之期丹陛獻言但爲昨日黃扉受寵乃不崇
朝雖大君欲礪于庶工然微臣敢尸于異數伏望皇帝
陛下推此施以待天下豪傑之士擴此意以收海內智
謀之臣將力置于中興宜坐屈于羣策若愚慮獲伸于

一得則榮名何在于九遷曲軫危衷姑仍舊列惟有忱
辭之自竭尚祈淵聽之可回庶俾厚恩不爲虛受臣無
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除權吏部尚書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五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除
臣權吏部尚書日下供職者臣聞命自天措躬無所伏
念臣去國雖更于再歲承流尙玷于兩州課其治狀則
無以逾人省其廉隅則第知守己夙被聖神之眷躡躋
侍從之聯豈其記憐于九重之中遂蒙收召于千里之

外內朝賜覲粗陳狂瞽之言天聽不違曲賜褒嘉之訓
竊懷尺寸區區獻忠之意敢有絲毫汲汲幸進之心乃
奉殊恩寵班常伯矧是三銓之長實司羣吏之成雖往
歲暫冒于攝承而一旦遽膺于遷陟顧賢能之在列且
雋傑之尚多揣其分義則非宜稽之公議爲可畏伏望
皇帝陛下俯全舊物特軫鴻慈還渥渙于誤頒柬真才
而擢任有如愚陋俾以退閒庶幾微臣志盡自知之明
仰副官朝官無虛受之義臣不勝願幸所有恩命臣未
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吏部尚書狀

右某准尚書省劄子十一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韓某
可除吏部尚書日下供職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攸措伏
念臣稟資駑下賦性拙疎技能不異于衆人問學無聞
于當世自適周行之列親逢上主之興攝詞命于四垣
薦承睿獎濫銓衡于文部益荷聖知承流兩郡而初無
撫字之功錫命九關而復被招徠之寵逮膺常伯曾未
踰年徒以世受國恩幼循家訓服其職業之間者罔敢
避怨獻于聰明之下者每務盡忠雖乾坤之大無所不

容然螻蟻之微退輒自懼豈期冀幸乃冒爲眞惟念臣
早歲驅馳固有功名之願中年遭遇實無爵祿之懷儻
臣言得用于明時則臣志已攄于平日至于假臣之過
分適以重臣之不安伏望皇帝陛下曲軫至仁特收成
渙俾臣姑仍舊職亦足副于使令容臣少效微勞庶以
逃于謗戾所有恩命臣不敢祇受臣無任祈天望聖激
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薦張竑周垓狀

其位准吏部牒節文四月三日同奉聖旨令侍從臺

諫兩省官參照資序差格不以內外雜舉監司郡守
歲各五人保舉官及五員以上列銜共奏明言所舉
人有何政績才術八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保舉官
限五員以上列銜共奏竊恐各有所知難以同共論
薦可依元議亦聽獨銜歲舉監司若郡守共貳人者
右臣伏覩朝奉郎大理正張竑疏通明敏才術有餘昨
任義烏知縣卽有能聲本路監司薦聞審察除監登聞
檢院改差通判信州權南康軍備著政績又爲諸司列
薦特轉一官且被召命蒙恩授以司農寺丞繼遷今任

雖理財治獄悉有可觀殊未究其所長又伏覩奉議郎
主管台州崇道觀周垌性資介直臨事嚴明昨知弋陽
縣本縣寄居豪強例不肯輸折帛錢脅持官吏只納本
色垌一切摧抑不避衆怨舊弊悉除繼移祁門休寧兩
縣催科有法辦集先期所斷獄訟人服其平並無翻訴
臣時爲轉運判官親見其事曾任隨州通判經理邊郡
深究利病特以流寓家貧久就祠祿貳人者皆可任監
司或繁劇郡守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臣甘被欺
罔之罪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薦崇安建陽兩知縣狀

具位檢准淳熙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勅臣僚上言命
監司郡守精察所部縣令留意民事政有實迹公共
論薦三省同奉聖旨依奏者

右臣等照對本府諸縣內崇安建陽最爲衝要民頑吏
猾前後知縣持身不謹馭下無術少有終任不致訴訟
其間留意民事政有實跡應得前項指揮者臣等不敢
隱默臣伏見承事郎知崇安縣事王齊輿遇事敏明律
已廉恪斷決訟牒無不中理本路州縣皆重鹽綱以爲

南閩甲乙稿 卷九
歲計齊輿自到任搬運鹽綱措置出賣深村窮鄉皆賣
官鹽而勸諭有方略無科擾發納本府窠名及諸司錢
物悉皆了辦募到上戶興修水利開成星王陂堰灌溉
民田四千餘畝皆是衆戶樂然雇夫不曾費用分文官
錢及強有數斂又伏見奉議郎知建陽事黃中立臨政
寬和而事皆無闕禁制盜賊摧抑健訟了納前官欠負
椿辦逐歲支費計置錢本搬運鹽綱小大並舉本路諸
州軍今年起發禁軍士兵無不經由本縣中立去替有
日而能預備錢糧批請券食日有支費百色應辦悉無

科擾其王齊輿黃中立二人委有上件政績在任滿替
並無緝繫不了事件臣某謬叨郡寄稽考並皆詣實臣
自得係前知建寧府事今來復領漕計臣儔係在本府
置司公共審究備見不誣敢具奏聞伏望聖慈特賜旌
擢以爲能吏之勸如逐人後犯入已贓臣等並甘同罪
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舉蘇嶠自代狀

具位某准令諸侍從授訖三日內舉官一員充自代者
右臣伏覩右朝奉郎尚書吏部員外郎蘇嶠議論堅明

操履純正名臣之裔綽有典刑臣實不如舉以自代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應詔舉所知狀

具位某准尚書省劄子節文詔臺諫侍從各舉所知一人疏其事實可以充是何職任八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者今具如後一左奉議郎前權發遣信州軍州事王師愈曾任潭州長沙知縣委有政績諸司列薦繼為嚴信兩郡戢吏愛民不擾而辦治持論疏通恥為無用之學堪充郎官以上職任一右宣教郎新差

通判隨州軍州事周炯曾任信州弋陽知縣擢抑豪強不避怨謗繼移祁門休寧兩縣持身廉介遇事嚴明吏畏而民愛催科並依省限先足堪充郡守監司職任一左文林郎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崔敦詩服勤州縣不廢古文所撰國朝饒歌鼓吹曲筆力雄健有唐柳宗元風又嘗為資治通鑑要覽七十卷貫穿該洽議論醇正堪充館閣職任右臣所舉並是詣實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舉傳自得自代狀

右臣伏覩具官傅自得元祐曾任中書傅堯俞之後靖康首立死節傅察之子敏于文詞通于政事久歷郡守監司備著風力曾爲吏部郎官熟知銓選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舉朱熹自代狀

具位某准格諸侍從授訖三日內舉官一員充自代者右臣伏覩左迪功郎前差充樞密院編修官朱熹氣質端方議論通亮安貧守道力學能文雖累有召命而熹以祿不及親未肯出仕方今奔競成俗熹之廉退所宜

獎擢臣實不如舉以自代謹錄奏聞伏候救旨

舉郭見義自代狀

右臣伏覩朝奉郎權發遣光化軍郭見義器資純厚力學能文超于世家早登科第而恬于進取累任遠地務以職業自修不事虛名時無知者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凌風亭事狀

建安邑治在郡城之東岡地極高爽聽事之西偏舊有南山堂山見于廡背纔髣髴也堂下有繚垣毀其西南隅築以爲凌風亭亭之基僅八尺其宇析二以爲三然

其高視民居官舍如在井底皆不能爲障始盡見南山之麓而城西諸峯矗如連帷平遠散漫尤爲可愛長林巨坂映帶斜橫凡一郡之山得其過半矣前直子城之濠水面演迤蓋數百步如大川也時則蒔桃李架醪醖爲三楹道而登亭前臨溪山後俯花木官居無以晤語朝夕之暇遊無時焉以其工築之小不足記且不可以圖畫傳也因書其狀用求詩于好事者

南澗甲乙稿卷九

南澗甲乙稿卷十

宋 韓 元 吉 撰

劄子

論銓試策試劄子

檢准淳熙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敕臣僚劄子節文銓試之弊甚者身不至場屋賂他人冒名人試無以辨其真僞而又門禁不密有自外傳藁本而入者欲望明詔有司程文以經義詩賦時議爲去留刑法以律義爲去留其合格者參選日召保識官二員批書印紙令吏部覆

試依太學簾試諸生法三省同奉聖旨依奏緣當年銓試在上件指揮之前未曾舉行今來銓試在近合行申明本部照對銓試出官人已有節次申嚴指揮每二人取一人不許用恩例免試其考校去留門禁不密合係類試所施行參選日召保識官二員已有現在條法外覆試一節緣本部係銓選注擬之地日逐官員參選銓量引驗事體不一卽與太學專一教養士子官舍不同難以簾試欲移就別所引試則參選人數先後不齊便同再試致施行未得竊詳臣僚所請止爲冒名入試之

弊其冒名就試代筆傳義自依貢舉條制並許人告同保并保官及官司書鋪知情者各與同罪同保人永不
得應舉及乾道四年申明指揮不得射保引試日試官
于簾前引問代筆人并令人代者同保人降兩月名次
定罪本部今措置欲增立罪賞卽不須更用簾試虛文
乞自今年銓試爲始應就試先召保識官二員委保正
身不是代名別無違碍至參選日就用保官更不再召
引保并入試日並責書鋪識認狀及同保互相保委係
是正身特立賞格許人告首如有冒名入試之人根勘

得實犯人與保官同保人一例收坐其同保人仍依舊
舉法銓試不中人與展兩次銓試內試中人降一年名
次書鋪重行斷罪餘依現行條法庶得不致冒犯可以
杜絕伏乞朝廷特降指揮施行

論和糴劄子

竊見近緣江西湖南旱傷上供米斛恐至不足朝廷支
降錢銀會子就浙西江東淮南豐熟去處收糴以充大
農之儲其銀并會子並依街市現行價數紐計仍以足
斛算爲省斛非不詳盡而州郡不能措置漕司失于拘

催或戶部所撥錢間有未到仍不畫時申請例成科數
似聞平江府諸縣每石止支錢六百文其餘州郡有旣
支價錢繼行追減數百文以符合漕司納定之價者每
石有加耗三斛者有依苗米例收取漕司出剩者有尅
錢四百文充水腳靡費者此浙西之弊也江東一石始
支四貫省近卻止作二貫省已支者亦皆追取而建康
人戶來訴猶是一貫省科糴一石又聞每貫更尅頭腳
等錢此江東之弊也舒州之民不憚千里經省投狀乞
免和糴滁和無爲等州亦甚困擾聞每石只支一貫五

百省此淮南之弊也而皆妄稱係有指揮嫁怨于公上
豈朝廷和糴之意哉欲望數奏特賜處分其浙西諸郡
須管盡數支還價錢已支者不得追減並不得加量耗
米及尅留水腳靡費若江東則已減二十萬石所支錢
銀可令通融收糴三十萬石之數亦不得輒收頭腳等
錢委朝士之在江淮者覈實淮南米價依數支給尤須
加意蓋淮甸邊面二稅猶不盡起豈宜橫有科斂如此
然亦恐三路價錢或有未敷起綱之費頗不能辦卽乞
降聖旨更捐十萬緡以補之儻有違戾令御史臺察舉

其守令監司悉行罷黜以爲不恤民力不知體國者之
戒夫江西湖南旣已均被賑廩之恩而浙右江淮穀賤
傷農卻蒙均糴之惠則和氣四達今歲之豐可不卜而
知矣天下幸甚

論招集歸正民戶劄子

某竊見山東歸正民戶昨來多已充軍或效用後因罷
兵漸至逃竄歲月易久畏罪不敢首身官司亦不捕捉
往往散在沿淮等處亦有依託親戚往來軍中或每家
以一兩名繫籍軍伍自餘丁壯依舊夾界販賣緣此甚

難關防近聞朝廷已下沿淮守臣措置然其間曾充軍
兵效用逃竄之人更望指揮鎮江高郵建康諸軍密行
根刷許令自首先次免罪收管其在軍者各責罪賞供
具有無人口居外營生如悉有之擇其壯健亦令充軍
兵效用使喚庶得遞相保守緩急可用其不係逃竄又
無兄弟親戚已在軍中而不願充軍效用者方許給田
耕種或別作名色拘管存恤始爲利便某比緣本寺勘
鞫察其情實又見其人材校之江浙所招大段不同可
惜虛棄愚慮及此冒昧以獻敢乞鈞慈特賜詳酌施行

論差役劄子

照對某因比面對偶及差役事伏蒙聖問卽嘗具奏竊
見祖宗役法大抵詳盡不必更改今所患者近年以來
官戶置田頗多全不充役致專役民戶而已但令應追
贈官不許立戶更裁定限田頃畝此弊便已漸革尙有
一節須論寬鄉狹鄉所謂寬鄉者一鄉官戶田產少處
也狹鄉者官戶田產多處也假令一鄉之中盡爲官戶
而限田又不過數則誰當著役是必依舊坐困百姓近
年之弊殊未去也某以謂自經界以後州縣逐鄉田畝

竝有定數一鄉常以三分爲率內二分是民戶一分是官戶則官戶于限田數外始行差役若逐鄉官戶田畝稍過一分則不復更問限田直令與民戶通差庶得均平仍須嚴立罪賞以防隱漏此法可行于天下也殊荷聖語開納然某以初不預議不敢復入文字旣已奏陳須至申稟更望朝廷詳酌施行

論諸軍冒賞劄子

伏見朝廷比修軍政汰揀冗籍更易將帥威令復振惟是功賞一事如出戰暴露從衛守把之類項目頗多昨

緣將帥非人保明奏請之間不無僞冒或增減功效或添入姓名受賂不公任情輕重姦弊百端時有陳告近據殿前司白旗子隊譚進告論魯真等前軍使臣張儀告論洪盛等馬軍司左軍蔡仲告論田俊等蒙朝廷送大理寺究治委是告論得實雖已將冒賞人追奪元官資并保明不實將佐竝降官行遣外竊慮諸軍尙有似此冒濫之人若不措置許之自首深恐日後告論稍多有失行伍上下之分欲望朝廷備坐行下三衙并駐劄諸軍大字出榜曉諭逐軍寨門如有似此功賞不實已

轉官資或申奏未下之人并元保明不實將佐竝候指揮到限一月日許經逐軍或所在官司盡行陳告竝與免罪改正如出限不首卻致因事發露定將犯人并保明將佐取旨重作施行庶得不致引惹告訐而軍無濫賞有以激勸實立功效之人

論歸正忠義人錢米田劄子

竊見沿淮諸處近緣邊境旱蝗歸正忠義之人動數千計若不優加存恤無以昭示國家德澤若欲家給人足實恐州縣不能應付而目今諸處所申多是便欲依諸

軍例盡行支破請受或欲借請糧之類竝不分別人數開具名色有司執法例皆不敢批放而歸正之人待報日久別無衣食必至悔怨理宜措置欲望朝廷行下逐處遇歸正忠義人到且依常平法大人小兒支破錢米如賑濟之數卻行取責數內情愿充軍應得等仗之人卽與支破軍人請受撥隸諸軍或武藝高强情愿充效用之人卽與支破效用請受撥隸效用其不願充軍及不迭等仗別無武藝之人且與接續賑濟錢米于淮南兩路取撥閒田或官莊田土支借牛具種子各令服業

候至來年收麥時候始行罷給庶得上不虛費大農之儲下有以固結歸順嚮化之心

論淮甸劄子

某竊見朝廷博詢籌策欲以經理淮甸爲守禦之計此最自治之先也似聞諸將之議有欲移廬州于舒州和州于西關光濠安豐于橫澗而列城柵于淮上者有謂移併州郡未蒙永遠之利先受目前之擾姑以山寨扼險屯兵聚糧以備緩急者雖侍從臺諫方議其事下位小官不當妄預然苟有所見幸今公道旣開安可輒避

芻蕘之賤隱默不告惟鈞慈略其進越之罪而試詳焉某以爲前之說旣不可行而後之說爲未盡蓋前之說徒知以地爲險者也廬州地雖平坦昔劉仁贍蓋嘗守壽州矣王師有不能下卽今廬之壽州縣是也廬州不移于壽春縣而移于舒州是退避之謀也和州之有東西關此控扼之地也至于橫澗等處雖有險阻皆非可爲州郡之所又況敵方遣使議和兩淮流亡次第歸業一旦驟移數州于內地人心豈不動搖且諸將尙以京東河北招討爲名而吾之措置若此何以慰中原之望

哉此所謂不可行也中原未得則淮甸吾之藩籬也淮甸不固大江豈可備禦今若寂然無所經畫聽州郡之自爲特恃山寨水寨以爲退保之策且雖列柵置戍不過二百人騎不過三十匹而無大兵以爲重鎮緩急有警則糜潰奔駭猶前日矣然則今日之策當議重兵于淮上而列柵置戍以爲營田州郡略其名而務其實則猶可哉何謂重兵紹興之初一軍駐楚州一軍駐和州一軍駐廬州角立相應北人亦莫之敢犯自和好之興不許駐兵淮上故移江左令諸將參于宴安者二十年

惟知江左屯駐之便未有肯過江而戍者朝廷安可不爲之計哉若徒以一二千人分屯淮上而大軍止駐建康鎮江則淮甸未見其可保也何謂置戍以爲營田夫營田之不可爲者諸將不欲耳若使諸將于營田每擇人遣之如耕其私田則營田之效久矣軍興以來一二大將置莊于淮甸動至數萬石所耕皆荒田所用皆軍人也而國家獨不可哉今若募人雜軍士以爲營田而擇軍中所汰使臣可委者領之卽其地以爲堡柵籍其丁以爲弓箭手命所掌使臣以爲知城寨官則淮南之

地不日可盡耕也何謂州郡略其名蓋淮南州郡有不若江左一縣者多矣人民未集財賦未充命一太守則必有供給之奉公帑之須招兵置吏之宄所費多矣且又難得資序相當之人豈若姑以倚郭知縣兼軍使而守之而併省其外縣擇京官選人可用者不次而用則名廢而實舉矣凡此三說某所臆斷恐無以裨廟謨之萬一恭惟鈞造擇而行之天下幸甚

十月末乞備禦白劄子

一敵已深入淮甸今日所當防江未聞朝廷火急措置

如鎮江建康采石池口諸處人兵各有多少如何分布宜遣使不住宣諭激勵將士仍乞指揮沿江守臣速行團結民兵于無官兵處聲勢相望各守江岸以護鄉井爲意但得人心齊一只能奮擊礮石踏弩放箭便可守禦蓋敵人恃衆渡江不比華人須擇岸口定是多縛排筏一時散渡若止控守渡口致其別處登岸不在官兵地方便至失事

一敵若未敢渡江只據淮甸得州守州得縣守縣則江左豈能得奠枕今不知揚州和州尚有大軍多少并成

馬軍直來甚處會合樞密行府如何措置傳聞敵已乏糧煮馬而食宜密降處分諸將此事更須精加察探恐其排筏木未備聲此誤我若果曾斷其糧道漸至飢乏乞上手書戒敕諸將皆以國事爲念同心戮力出奇奮擊但痛收得一二陣使彼遁去然後可保無虞只便退軍保江敵已宿兵運糧則山寨水寨之人何所歸附將來淮甸如何攻取揚州不保通泰遂失海道直與常熟江陰相對矣沿江綱運如何運行豈得但以保江爲言此事切須奏知審問諸將方略

一自淮上交鋒今已一月敵人迫江又已旬餘陰雨沍寒前有大敵將士勞苦而朝廷未住常程雖欲外示閒暇然不急之務皆未省去無以鼓動軍心儻車駕未順動宜遣王人徧行撫問如特支犒設之類有不可緩者并歲幣之費亦宜且降指揮依數椿管欲專充激賞使用以慰累年積忿冒矢之心

一敵已垂軍深入不顧其後但乞敕諸將之未渡江者若果已斷其糧道彼衆飢乏則可會合一戰此貴捷速蓋慮其濟師運糧則我軍卻當腹背受敵矣如其不然

一吳舒帷榜
彼衆我寡但能堅壁清野時出奇兵略其糧道擾其營
壘彼若不歸延日持久彼國當自有變蓋中原人心已
離所簽軍士涉數千里之遠豈不思歸特畏其法令嚴
酷而我之勝形未見故未敢動爾其沿江諸將并監司
帥臣總領等合令日下具平安狀申以察事機

一昨來降詔親征正欲激勵將士今敵已渡淮卽亦宜
徑臨江上然沿路排辦祇備多日恐難但已卻致將士
及四方疑惑謂宜暫駐平江以相事勢今幸劉帥大捷
宜令諸將之已渡江者疾速濟師以爲犄角直須驅逐

過淮方得今冬無慮其劉帥軍合先犒賞

一廣德軍一路自溧水直抵餘杭敵人往年嘗由此入
合有兵馬控禦乞選將星夜沿路擇要害措置亦集民
兵團結仍多置斥堠如夾岡路吳江長橋亦宜密加屯
守以備不虞此下策也不得不慮而平江沿海對淮亦
宜復置一官抽集水軍以爲警邏

一自親征詔下有進發日子及敵已逼真州行朝居民
類多遷徙四方士大夫之待選者往往亦歸竊恐傳播
有過其實乞令進奏院日下報狀竝入斥堠庶使四方

排日皆知朝廷動靜以消境內之虞如荆襄四川報狀尤要疾速此事雖小所係甚大其斥埃鋪宜添差使臣不住往來驅催如有警急許巡鋪使臣徑具飛申務要知遠近事宜而朝廷機速房更乞嚴加約束無至洩漏近日劉帥有密奏人能誦之前者詔檄未頒已傳于外豈不決體傷事

一比見樞密行府已招效用則行在亦宜招集蓋輦轂之下無賴游手至多富家大姓一旦遷移不肯放債借錢此輩無所得食便至失所昨來京師蓋嘗鼓倡橫議

或于斜街暗巷恣行剽奪致居民不安豈若朝廷損少錢米聚而養之俾一二將校團結收管雖未必皆中用且得不至生事候平定日卻行放散所費顯屬不多一將來車駕進發亦乞三兩日一降指揮存問臨安居民如放房錢支賑濟米之類俾人日知巡幸所在如有捷報依次關留司出榜仍乞臨安府分差使臣責以軍法認定地方夜巡覺察賊盜并紆細放火驚動之擾一近因人家遷徙傳聞嚴州界上并長河堰下已曾劫了舟船陸路亦有剽奪惡少乞降指揮側近州縣督責

巡尉不住躬親于道路巡警若有此類竝行軍法其巡尉失覺察亦以軍法從事庶得警肅

上執政論千秋澗起夫劄子

某照對今日二十九日准三省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以和州開千秋澗依白劄子內事理江東轉運司于建康府太平州火急應副人夫開掘河道牐壩等用元約係二十萬工江東與淮西轉運司分認各十萬工每日差夫二千人每路各合日差千人又奉聖旨令逐旋興工措置不得張皇除已下建康府太平州并會問和州

興工次第外訪聞千秋澗有古溝遂開修若成足以保聚糧食外固大江實爲要地惟是有逐旋興工不得張皇一節恐負使令不敢隱默更合取自指揮竊詳白劄子所獻利便正爲自澧湖水際開挑千秋澗至石塘下接黃水蕩仍更斷歲豐橋卽有重水爲阻又云乘此湖塘無水興工入役卽是現今秋冬之際湖塘已白無水就便火急興工以爲防秋之計開掘得成無水爲阻未必可恃況收刈是時遽起夫役每州日五百人十日一替亦須一百日方得湊成十萬工數每番差官沿路部

押地頭董役往來宿食沿江便應騷動深慮無緣不至張皇欲望鈞慈更賜詳酌敷奏若止欲逐旋興工謂宜就委本州和雇人夫日役千人減省工料漸次開掘依舊總領所應副錢米不至更起兩路人夫張皇事勢如蒙灼見所陳湖塘已是水涸開掘得成其利亦在來年春夏始可瀦水捍禦卽乞更待冬深收成之後農夫小隙次第興工公私爲便伏見太宗朝何承矩在滄州建議開塘泊係以水田爲名而命承矩爲沿邊屯田使故塘成而敵始覺今若避張皇之患卽望朝廷將上件事

理密付守臣監司知悉而委官逐一相度措置別降指揮只以開通漕運爲名庶得穩當某人微位下特以職事所及僭越申稟或芻蕘之議萬一可採豈勝厚幸干冒威嚴某下情惶懼之至

與執政論千秋澗事宜劄子

某竊以初冬戒序恭想某官光輔聖神天人攸相鈞候動止萬福某比者被命與撫諭同司准西水利愚情不肖猥荷使令敢不罄竭雖諸司定議事已具聞而其間瑣細有不能盡者無由面稟竊計鈞慈亦欲詳見故列

之別紙以俟採擇此區區芻蕘之志而況于叨奉旨意乎某數日走和州境內究觀淮西地利得其大略蓋昭關以北大路駢來所謂關者有其名繭關傍之路實自若也稍依丘陵聚重兵爲營寨以與敵拒使彼不敢越而南策之上也此地不能遏直抵千秋澗則吾之氣亦奪矣而千秋澗者豈不可攻之地哉特愈于無爾若以都統制劉源之說欲姑以千秋澗內爲家計寨而力戰于前則庶幾焉其地接澧湖者猶險下數里則無險矣但當以水爲阻也水至窮冬未知深淺如何又所險者

非閩蜀高山峻嶺之比坡陀岡阜淮南之險不過如此爾而城築之崇僅能如往歲瓜洲之壘須厚爲兵屯然後可固也然和州現興者三役未興者一役千秋澗一也姥下河二也韋游溝三也日役數千人惟千秋澗成粗可控扼姥下河所開沙夾欲使居民保聚其上彼已破州城而至江岸豈限一河而不能寨然舟行可以不由采石山下此前日太平守紛紛謂其恐奪采石之說者也或謂江流北岸可急而南岸迂緩亦在商賈自擇之耳韋游溝者可灌溉以爲民田非可以保江也此外

未興之役號清溪澗其工浩大不宜遽舉就使得成我
萬有一失彼得自巢湖口引舟而來麻澧二湖水寨使
破徑傳城下矣雖有千秋戍何所用之此事皆以告胡
昉當亦自止然昉之意實有可嘉士大夫選悞而不肯
任事已久而昉能慨然奮勵又其賦役均平年豐穀米
狼戾民戶雖勞莫不服從間有過節在朝廷酌而任之
也某仰恃愛眷敢私布之幸賜容察向寒更乞上體注
倚珍護寢養倚俟端拜下情不勝馳頌

上樞府劄子

某竊見朝廷自夏秋以來以敵人意欲敗盟戒嚴邊備
選任將帥簡練軍實爲計甚悉惟是旬日傳聞聲勢頗
熾道路洶洶皆以未知所向爲憂雖廟謀深祕非中外
所可得聞然人心不安緩急何以應敵質之輿論謂宜
卽有詔書明示遠近俾軍民士大夫曉然預知國事然
後同心協慮共濟事機所繫甚大而或者以爲朝廷不
欲先露失和之旨若便降詔遂有形迹但當隱忍持重
厲兵秣馬以俟其至此固善也奈人心不安何然前日
旣遣訖使固欲和爾彼乃不受吾使再定期日指索大

臣繼而止要泛使吾皆拒而不遣是形迹已成矣況又受其流亡之民納其降附之地不可以爲無迹而獨于詔書惜之何哉若必待侵犯吾圍然後降詔是時事屬倉猝淮甸之人必至奔擾江浙之衆當亦動搖而四方萬里之遠安能一日而諭及今爲之始可以安人心而作士氣也語有之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今日詔書但當極言屈己和戎所以惠安海內而被旣敗盟則有不得已而後應之意萬一不至用兵夫復何害異時六飛果遂順動始別爲誓師一詔以決大計作兩節施行似不

相妨若或遷延致其傳檄境上事出倒置浮言胥動雖鞭之長不及馬腹矣某人微位下仰恃門下一日之眷用私布于左右如蒙采取願止以鈞意白而行之天下幸甚

上周侍御劄子

某伏覩正月二十五日聖旨以福建六州地震令本路帥臣監司條具民間利病措置寬恤事件疾速聞奏有以見主上勤恤民隱祇畏天戒欲海嶠之民安于田里德至渥也如聞本路僅以瑣尾數事應詔曾未副聖主

焦勞之意某嘗仕于閩見其民之貧者莫甚于上四州其爲害者莫若二事一曰鈔鹽錢二曰上供銀是二者無歲不有訴訟省部陰知其說監司明覩其患以經費所在爲不可去曾不知其弊亦有可去者焉請試陳之所謂鈔鹽錢者景祐元年纔十萬貫也元豐二年始增六萬貫然三分之二則容人入納于權貨務而與販者也一分則漕司般賣以充上四州歲計者也自紹興三年住罷容鈔漕司認錢十五萬貫欲專其利則州縣向來一分歲計自合從本司抱認不可暗增一分于鈔鹽

之內而使州縣別添歲計也既不逐綱取撥又不論奏豁除乃接續增添至三十萬貫州縣大困輸納後因提刑吳達申請僅減八萬貫今猶二十二萬貫也四州之地從橫千里運鹽之數無窮而食鹽之家有限上司期會急于星火州縣不得已往往隨產錢科于平民下戶科于耆保議者徒知賣鹽違法不知勢當如此也所謂上供銀者祖宗以來福建有歲額錢二十萬貫熙寧二年始令買銀時價低小一貫止得一兩故爲銀二十萬兩其後銀價雖增而銀額不減蔡京修崇寧上供格遂

定爲福建路上供銀建炎初宣諭朱虞嘗指言之州縣猶有餘錢陪貼收買以及二十萬兩之數近年科名日增銀價日倍州縣不復有餘矣故下四州之銀取于僧寺上四州之銀取于民戶其取于僧寺者不過削其徒之食猶未甚害取于民戶者則以鹽折之而僅償其半價拘催督迫銖兩畢輸器物釵珥雜然竝陳受納之際惻然可哀議者徒知買銀違法不知勢亦當如此也紹興三十年轉運副使王時升始見鈔鹽之弊乃獻本司錢三十萬緡以補州縣三十五年以後積欠鈔鹽錢近

者轉運判官王淪陳彌作等始見上供銀之弊又獻本司錢二十七萬餘緡以代上四州今歲上供銀使不得糾斂爲監司者用心亦可嘉矣然止是暫寬州縣目前之急不能爲一路永遠之利今欲爲一路永遠之利者莫若以鈔鹽錢俾漕司歲認其半其餘責之州縣則于朝廷經費初無所損而州縣實受其賜也或謂若使漕司歲認恐不能辦曾不知福建漕司自罷鈔鹽而運綱所得增鹽之利甚多又有米麥他色科名之入前者興造不絕妄用百出衆所共知時升輩自三十年十一月

至今年二月實及三年所獻通計五十七萬餘緡是每歲可餘十九萬緡矣鈔鹽三之一不過七萬三千緡上供銀之半不過十二萬緡正可了辦如漕司果不肯認則乞委之他司或專命一官俾稽攷覈實本路財賦出入之數不務收其羨餘惟在必行去此二弊然後稍減州縣鹽綱令逐綱取撥鈔鹽錢以時出賣不得科賣于民今州縣上供銀以常年所給之半并今年漕司所認之半足可盡還其價而不得科買于民俗弊頓除財用亦足易咨怨爲歡謠革厚斂爲寬政和氣洋溢豈不消

變異于遠方哉恭以待御嘗持節于彼則一路之費所宜動心可以言而無疑而某言之則似有嫌是以不若告諸左右伏惟幸察

措置武臣關陞劄子

臣竊以文武兩遷皆有關陞之法文臣則皆用考第舉主自初官而陞令錄自知縣而陞通判自通判而陞知州其法甚嚴武臣則惟有關陞親民一節其法頗異故武舉軍班武藝特奏名出身人止用兩任四年餘人皆用兩任六年雖有考第之差而無舉主之限惟進納人

用考七有監司知州通判三員奏舉始得親民紹興以來從軍大小使臣許理在軍年月以爲責任宗室全用宮觀嶽廟歸正歸朝人止用不釐務任數皆得關陞固異于祖宗之法矣臣聞祖宗朝最重武臣親民資序必歷親民始得擢用與文臣改官親民事體略等況今聖神臨御外則用爲提刑郡守內則增置閣門舍人同于觀閣小則通注知縣縣尉俾歷民事則武臣關陞之法亦宜稍同文臣以明陛下文武並用之意也淳熙初臣僚有請武臣亦用舉主四人內監司一人方許關陞又

有親民關陞正副將而正副將關陞小郡州鈐轄路分副都監之目其格太繁故不可行臣前歲十月亦嘗論此是時特蒙陛下開納後來未見別有施行臣愚以謂政貴簡嚴而易舉法貴輕重之適宜夫欲使武臣盡如文臣必用奏舉逐任關改則舉主誠不易得莫若止循舊法而附益之使武舉軍班武藝特奏名出身人用兩任四考而不用舉主自餘皆須六考內有州縣職事或諸司官屬一任二考

職事并官屬合立定色目

舉主二人內監司一

人

文臣關陞通判亦用舉主二人內監司一人

方許關陞親民內有戰功者

免用舉主雖如宗室已有釐務窠闕歸正歸朝之人亦有釐務期限一等行之似亦未害惟進納之官則仍舊法蓋武臣轉至武翼郎以上入仕三十年兩遇大禮既關陞者便許奏薦恩例匪薄而舉主所以保任其終身監司所以廉察其能否若州縣諸司官屬差遣皆有職掌可試以事異時人材更練必有副陛下之用益可觀矣事若甚微法意有在惟聖旨念焉取進止

看詳文武格法劄子

係趙思申請同留正看詳

臣等准尙書省劄子備坐臣僚劄子奏臣竊惟文武

竝用長久之術古者卿士之官而命以統六師之職元帥之謀而取其敦詩書之義近日朝廷用人蓋得諸此然而州郡之間人才之用容有未盡用人而有未盡者以拘于法也爲文臣者以治文事職事有不能舉才力有不稱爲州郡者不得而變更之爲武臣者間有才之可任有智之可使爲州郡者亦不得選而用之以故職務曠廢因循沿襲官費糜粟民受其蠹難以頓革臣以謂銓曹注擬按資格而授之其人之才否初莫之察也及其試吏于州郡之日其人之爲

貪爲昏爲明爲郡守者皆得而知之知之而不敢輕于變易者以法之拘也爲今之計凡州郡之間惟典刑獄任分教之官不可用武臣自餘職幕令佐而下或有不稱厥職許從守郡之臣隨才而器使之不拘以文武格法若然則人稱其官官無廢事文武並用有得于此取進止

八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韓元吉留正同共看詳措置聞奏者臣等看詳上件臣僚劄子止謂州郡之文臣有職事不舉武臣有才智可取者欲許州郡通

融任使其用意雖若可採其爲說則非也緣州郡一時任使官屬非有著令拘于文武者自可通選其職幕令佐都監巡檢等自吏部注授各有文武資格本法今若遇有不職一切不拘本法直使守臣隨才改易號稱器使則是吏部格法可廢而權悉歸于州郡矣使守臣果賢而無私則所改易猶云可用亦不可常行其或不賢而率任私意則所惡者下移指爲不職所喜者上遷指爲有才愈見紊亂怨讟並興有唐藩鎮擅用吏之風未見其可也仰惟國家銓選之法循資任格雖總于吏部

而又設按舉對移之法于外許監司郡守得以詳察以故用吏之權歸于上而察吏之法行于下祖宗之制至盡且公不可易也在法州縣官有許察其能否難易而隨宜對換者有許其對移而不得移充某官某職者有許其體量老懦而便令致仕者有雖許對換而放令離任不妨後人者有遇其不職未差替人許其奏舉以填現闕者有遇闕無官可權許其選差能任待闕官者著令甚明其責皆在監司而不專在郡守惟司理司法則郡守得專對換選人中老病昏懦則守倅得專體量今

如臣僚劄子所請則不問許與不許對換可與不可填闕亦不申聞監司而州郡皆欲自專而行前項條法悉無用矣文武交互猶其末也臣等竊謂若陛下但欲稍以民事試之武臣則臣等近因看詳官制已嘗申陳祖宗舊制沿邊知縣曾用武臣通差與沿邊縣尉一等今檢照在部武臣尉闕已有百處而武臣知縣止有五處蓋沿邊地分與舊不同未曾增改無緣可以差注臣等不能遙度乞自朝廷行下諸路帥臣監司同共保明沿邊地分及湖廣屢經盜賊縣道可通差武臣窠闕開具

申奏候到俾吏部措置依法注授大使臣注知縣小使
 臣注縣令則為經久之制然武臣可任此者亦須通曉
 文法諳練民事之人吏部每以舉狀定功分緣武臣舉
 狀止是一例舉充陞陟而以考地理為親民資序合稍
 分別令應文武官歲舉武臣陞陟者于內舉二人堪充
 陞陟親民任使現今文狀舉狀係有舉充改有親民舉
 狀兩紙考第及格到部之人方得授知縣縣令兼伏見
 諸路帥臣監司屬官內有準備差使一職文臣任之則
 為屬官武臣任之則與指使使臣一同其逐司自有指

使名闕事體未均欲乞將諸路帥臣監司下武臣準備
 差使竝改作準備差遣自今悉從堂除與武臣例為屬
 官以選用武臣之才者自餘州縣監當通注武臣係有
 常法州郡一時委使通用武臣係有舊制不在朝廷更
 變條令復降指揮庶得允當伏乞睿慈特賜詳酌施行
 辭權中書舍人劄子

某伏准尚書省劄子今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韓
 某時暫兼權中書舍人掌行命令雖暫兼權自來係差
 有出身官重念某門蔭入仕文詞淺拙冒昧攝承恐涉

清議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別行差官以安愚分不勝幸甚

又二月再辭劄子

某伏准尚書省劄子今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某依舊兼權中書舍人者重念某昨蒙指揮緣林機差充接送伴時暫兼權上件職事今來係正有窠闕而某以無出身人尚茲攝承恐貽衆議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別行選差以安愚分不勝厚幸

薦郭見義蔡迨劄子

臣仰惟陛下躬文明之治旁求儒雅以闡帝王之制尤以軫念故家人物爲先如臣愚鈍不肖叨蒙睿眷每加殊獎竊思報國但有薦賢臣伏見朝奉郎權發遣光化軍郭見義故宣徽使郭達之後力學能文才藻宏拔雖以進士登科而恬退不務進取甘心遠官時無知者又伏見從政郎蔡迨名臣文忠蔡齊之後學有家法筆力雅健得制作之體久困州縣無因自達二人者皆中原舊族忠信修飭綽有典型恐可副聖神蒐延之意資承明著述之選不如所舉臣甘被罪惟是進越冒瀆天聽

臣無任恐懼之至取進止

自辨劄子

臣愚戇拙直久荷聖知初無尺寸之勞仰圖報稱委付一州僅及朞月自速曠戾祇荷寬典不當有言重冒宸聽但念臣蒙提刑司所按四事買羅專輒止以去歲退剝者多官吏坐罪今年欲湊足綱運以趁省限故令違限不納及所納不中者折納原價數實不多而坊場錢僅四千緡及漕司買撲蘭溪酒坊所欠境內盜賊未獲尙有限日至于陳桂聚衆毆打稅官臣以情重法輕故

嘗奏請惟是臣遇事率略有失自顧者提刑韓侯曾以劄子通與守倅催督官錢蓋亦公移之比而簽廳官循例一面回文臣以鹵莽偶忘報應今始聞韓侯謂臣有輕忽武臣之意臣材力駑下自蒙陛下拔擢屢與武臣同事被命出疆及叨館伴看詳官制等每務和同何嘗稍有輕忽之疑緣侯與臣素未相識亦臣之疎悔愧何及臣深恐職事相干別致悔吝故不避鈇鉞欲望聖慈許臣閒退而臣區區肝膽敢具奏知仰乞天地父母之仁特賜睿照臣則萬幸薦瀆天威臣無任激切屏營之

至

乞宮觀劄子

伏念某昨自銓曹誤蒙聖恩再畀近郡方俟改歲卽丐
退閒緣某政事之謬不足化服豪強遂形飛謗行誼之
疎無以孚信士類至謂鮮廉曲荷保全何敢自辨惟乞
賜陶鑄一宮觀差遣不勝幸甚干冒威嚴某下情無任
愧懼之至

建寧府乞宮觀劄子

臣輒瀝愚悃仰干天聽伏念臣賦才短拙稟性疎直蒙

陛下特達之知擢寘從班旣乏絲毫之補祇荷厚恩二
年之間叨守兩郡自婺易建曲示保全天地父母之施
益隆臣罄竭駑鈍未知報塞緣臣憂患之餘目力頓昏
素苦怔忡之疾心力不逮潛藩重地非所久安幸今郡
境年穀豐登奸盜警戢汰軍散吏俸給以時上供錢物
不曾虧滯非有規避之私欲望聖慈矜憐病瘁除在外
宮觀一次俾臣少就閒秩休養筋骸庶幾他日尚可復
被使令之末臣不勝萬幸冒瀆宸嚴臣無任恐懼戰慄
之至取進止

婺州乞宮觀劄子

臣輒瀝血誠不避鈇鉞干冒淵聽臣守藩無善近貽監司按察分當汰斥聖恩寬大第從鐫等天地父母之仁雖臣粉骨碎身未知圖報之所竊惟臣之事君如子事父犯而無隱要在盡情臣之肝膽若不披露于陛下之前臣則有隱情之罪伏念臣迂拙因荷陛下拔擢真之侍從昨奉清光每蒙異眷試以輔郡適遭旱暵之餘公私空匱飢民滿野臣不敢辭難以孤任使罄竭駑鈍左枝右梧幸及豐登無所規避方欲祈就閒散少息疲懦

之軀才疎政拙遽被刺舉事之曲折何敢自辨固當仰體陛下重易守臣之意黽勉効職但臣多病蚤衰心志凋耗連年哭女目力頓昏自難久居煩劇之郡況臣賦性疎直動乏周慮若不引避誠恐職事之間有重悔吝在臣孤跡委實難安伏望聖慈察臣素無他腸憐臣非有避事特降睿旨畀臣一在外宮觀差遣稍延歲月未填溝壑皆所以事陛下之日也上瀆宸聽臣無任隕越戰懼之至取進止

代留守司起居劄子

壬午

臣伏審車駕進發巡幸已抵建康者竊以強敵渝盟自貽隕命天師戴難所向奏功尙勤鑾輅之時巡甫屆陪都而肆覲凡在觀聽孰不歡呼恭惟皇帝陛下體勝殘去殺之仁修安民和衆之武事之皮幣初豈吝而不爲鍛乃戈矛非得已而後用天之所助鬼得而誅旌旻方動于江淮號令已宣于河洛惟時機會繫國安危冀觀餘孽之豆分少俟中原之響應庶出萬全之策以恢億世之基旣疆圉之肅清將輿圖之盡復臣久叨眷遇粗有樸忠屬暫司管鑰之留不能執羈勒而從跂望行闕

臣無任拳拳激切之至

南澗甲乙稿卷十

南澗甲乙稿卷十一

宋 韓 元

吉 撰

進故事

壬辰五月進故事

權尚書吏部侍郎時朝士大夫因言張說多去國者

國史薛居正傳太祖嘗謂居正曰自古為君者鮮克正己為臣者多無遠識蓋君臣之道不得其所吾愛唐太宗受人諫疏直抵其非而不恥以朕所見不若自不為之使人無異詞也又呂蒙正傳太宗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爾故事必無隱而言

皆從之今既列于位得以獻可替否雖言未必中度
朕亦當共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居尊自恃
使人不敢言也蓋直其非不加以恩德其不當
臣聞人君之德莫大于納諫而後世稱納諫之盛者無
如唐文皇其臣王珪魏徵之徒號善諫諍至于無言不
從無事不聽可謂至美惟太祖皇帝聖見高遠不以文
皇納諫爲難而以自不爲之使人無可諫爲善大哉言
乎前世帝王所不逮也昔書成湯猶曰改過不吝是不
能無過也若吾太祖將無事之矣本紀又載太祖一日

罷朝不樂內侍有問者上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耶
早來前殿乘快處分一事有失史臣必書所以不樂也
蓋太祖皇帝常以乘快處分爲悔爲戒兢兢業業罔敢
怠忽宜其周旋卻顧當時無可諫之事矣臣又聞之事
君之義有犯無隱所謂犯者不過觸危嚴冒忌諱其用
心則忠至矣夫有隱則見利而不陳遇害而不指挾姦
導諛務爲身謀人臣之罪莫越是也惟太宗皇帝聖見
高遠于二三大臣既欲其情之無間且欲其事之無隱
猶曰不以居尊自恃而使人不敢言也大哉言乎亦前

世帝王所不逮也書所謂啓乃心沃朕心爾無面從退有後言實是道也故太宗又謂宋琪曰朕周旋款曲商確時事蓋欲通上下之情無有壅蔽卿等但直道而行絕其私請無得有所顧避也蓋太宗皇帝每慮羣臣不由直道而交通私請戒之使無所顧避固當靡不盡其情矣仰惟皇帝陛下至仁大度同符太祖謀猷施設罔不諏于故實而憲于謨訓臣願陛下兼聽廣覽以太祖之訓益隆聖德好問察言以太宗之訓深勵羣臣夫使會朝清明而常無可諫之事人臣皆知直道事君而舉

無不盡之情則治效何患不成中原何患不復哉此臣區區日夜以冀也

八月進故事

唐書魏徵傳徵見太宗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使臣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臯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以嬰禍誅祇取空名此其異也帝曰善

臣聞唐初諸臣徵爲善諫者也徵之此言第欲激昂太宗必躋于無過之地而已至于忠良別講之猶或未盡

也徵之意以輔佐爲良諫諍爲忠爾然孔子之語忠以
孝事君者也故揚雄亦言合稷契謂之忠今觀典謨之
書則稷契臯陶何嘗不獻言于堯舜之世惟其言之而
可行諫之而悉用君臣之際泯然其無迹而天下臻于
極治非必激訐矯抗以犯雷電之威觸鈇鉞之怒然後
以爲忠也自徵爲是說後世遂以良臣或不事于諫諍
忠臣殆將殺身以成名不可不辨也臣則以爲正直謂
之良不欺謂之忠皆人臣所當爲之事有不分爾當可
諫而諫不害其爲良當可從而從不害其爲忠是未可

以一偏議也然徵之事太宗反復于君子小人之際最
爲詳盡且謂太宗輕褻小人禮重君子夫輕小人而重
君子顧不美哉繼之則曰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
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
則不待問疎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皆人情之所難言
者其爲忠亦至矣特于忠良之別雖有激而云反有所
未盡故臣表出之以俟上聖之擇焉

九月進故事

唐書李絳傳絳見浴堂殿帝曰比諫官朋黨論奏不

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
儉人以此營惑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
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土加有雷霆之威
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
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財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
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常恐不致今乃欲譴訶之
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
益

臣竊以謂絳之言何其盡哉當憲宗之初豈有失德諫
官論奏不實者果何事意其必有過甚之語難行之議
以帝之聰明而亦謂之謗訕則非不可黜也絳直以進
言之難十事去其五六爲帝激切言之將以開天下敢
言之路懼或黜之則正直之士畏罪不敢言耳然帝雖
欲黜之而以問絳是亦意有所未安不果于黜也絳能
開主意至憲宗翻然起悟知諫之爲益而不罪其過後
世且不知諫者其爲誰君臣之間納誨輔德可謂泯然
無跡矣然自古小人之害言者莫甚于謂其植黨而好
名蓋植黨則欲去其衆好名則使人君怒其謗己是二

者古今之論多矣惟植黨之疑猶爲易辨好名之譏最爲難知夫天下之所趨者名與利而已人臣之事君以有爵祿之利也好名之人不顧爵祿之利而欲慕正直之名則何惜不以其名與之蓋利之與名均爲御世之物人君爲此旣設臣而謂之諫將以名與之也若不與之名而又欲加之罪則吾之御世者亦狹矣就使狂妄之士濫夫正直之名而忠實之言將亦由是而得也豈足以傷吾之後哉故臣因論絳事而敢以爲陛下獻恭惟聖學高妙知此久矣而絳之言誠有取焉者也

癸巳五月進故事

漢書酈食其傳沛公略地陳留郊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媢易人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騎士曰沛公不喜儒未可以儒生說也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食其至入謁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罵曰腐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沛公喜賜食其食問計安出

臣聞世之論漢高者類以不喜儒爲言及觀食其之事豈誠不喜哉蓋高祖所不喜者惡夫盜其名而無所適用云爾食其一言六國成敗遂推之食而問之計旣不陳留而封之爲廣野君是一時有用之才帝未嘗不喜也自周衰道學不傳士之號爲儒者徒能誦說陳言而不達當世之務故聽其語若可行責其實則罔效且復自處于優閒畏懦之地以苟倖世之富貴所以動見厭棄儒者之名殆爲此輩汙之也漢興三人若食其特辯士之雄而亦以儒自命叔孫通僅能定朝會之儀陸賈

時時說詩書而著新語大抵所抱負類不醇正獵取儒之近似者而帝已喜之惟張子房玩意黃老雍容近道未始以儒自名帝亦不悟其爲儒而獨見尊禮況夫荀卿所謂善調一天下之儒使帝遇之安得而不喜哉以是言之尚文詞窮訓傳非人君好儒之實而後之儒者第欲談經而不肯任事皆高祖之所不取也臣竊以爲今中國之所以未操勝算者正在人材太弱士大夫虛名有餘而實用不足其弊皆由儒者無以自振惟聖天子作成砥礪而易其俗爾且人材猶金玉也鎔範久然

後其劑良琢磨工然後其質美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言文王之能官人也陛下知此久矣臣固未可以立談盡然人材衆多要皆有用而養其資力俾無忘進之心責其實效俾無避事之意庶幾虛名之患消將有真儒爲時而出漢高之風何足儀也

八月進故事

國史郭從義傳從義守中書令爲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太祖召于便殿使擊毬從義易衣跨驢馳驟殿庭周旋擊拂曲盡其妙旣罷上

召坐謂之曰卿之此技精絕矣然此非將相所爲也從義大慙而退

臣聞選將固多術矣然將相之才以方略爲上技勇爲次擊毬者軍士之一技也作其馳逐而試其便捷使馬之疾速隨人而人之搏擊應手非敏妙無失者不能爾也設欲將帥竝習則運籌決勝不自用劔者何人哉若從義蓋以此自名也其在國初出藩入衛不爲不顯藝祖眷之俾試于殿庭曲盡其技賜歎賞以爲精絕矣復慮諸將恥于不及也故以非將相之事警諭之大哉言

乎直得帝王御將之訣雖漢高之待信布不是過也昔韓愈嘗論擊毬于張建封矣第攻危墮之憂激射之虞馬之與人顛頓馳騁之患爲害宜建封猛銳之志所忽也惟藝祖皇帝以將相之事一諾從義簡重而有體故從義羞縮知戒聖人之言與書生之論信不侔哉故臣以爲選將固多術竊願器使諸將留神萬機之暇不深取其技而責其謀實藝祖皇帝之遺意也

丙申五月進故事

唐書太宗引諸衛將卒習射于顯德殿庭諭之曰四

夷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爾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閒無事則爲爾師突厥入寇則爲爾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數年之間悉爲精銳

臣聞太宗可謂不忘突厥也當時羣臣不察以爲兵刃至御在所而後世諸儒亦議太宗闔武殿庭以人主之尊而行將帥之事臣知太宗之志在突厥者以其非得已也蓋唐初外夷之患莫甚于突厥自隋卽以公主妻之高祖得天下羣盜角之懼其爲助故卑詞厚幣約以

連和其禮有爲之屈者及連歲內侮益甚至欲遷都避之不勝其憤武德八年命有司削其敵國之禮更以書爲詔若敕其酋頡利因自將其衆襲武功而瞰渭橋時太宗方卽位以六騎直出與頡利隔水語僅成白馬之盟引兵退舍由是言之高祖之憤幾貽大悔未若太宗之能忍也然帝雖能忍而其志不可一日忘敵故敵退未踰月卽殿庭以教戰士校其射藝誘以厚賞此特其一端爾他所以備敵者從可知也貞觀之治用賢納諫之方選將練兵之法皆足以自致于安強然後堅坐不

瞬以待其隙及頡利勢衰羊馬多死又與突利相攻擊諸部皆畔逮貞觀四年始命李靖以六總管之師纔十萬人破之陰山擒頡利以獻觀帝之告羣臣有曰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之故奉突厥詭而臣之朕常痛心病首思一刷恥于天下其勸高祖不必移都則曰願假數年係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至是果酬其言嗚呼有志者事竟成必有忍其乃有濟太宗之謂矣何則待外夷之禮或可屈而志不可屈也惟禮或可屈故權時之宜有所不校若太王事獯鬻文王事昆夷于傳有之矣惟

志不可屈故勾踐之報吳太宗之擒頡利皆是道也臣竊仰國家今與敵和豈異是哉日者奉使之臣辱命而還陛下旣以備正典刑矣敵之驕慢吾使而禮有未得伸者固不能不動心然亦何足與校是非曲直乎臣所願陛下沈幾先物擴帝王之度以容之堅忍不顧厲太宗之志以圖之如聞敵境旱蝗已久民心離貳諸雛各擅兵柄互相窺伺天道如聞豈無頡利之變陛下聖德英武遠邁于太宗假以歲月則渭上之恥未必不啓吾定襄之功也臣是以因貞觀之事以證之云

七月進故事

吳志張溫傳溫引致暨豔以爲選曹郎至尙書豔性狷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省混濁淆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劾百寮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

臣聞清議之始猶公議也所以論人材之賢不肖以助國之賞罰然議者當出于上不當見于下當施于公不當徇于私故周禮有八議之辟而漢以議郎設官是法令之行政事之大朝野之臣皆得議之也然周之弊鄭

人聚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流而至于戰國以成處
 士橫議之風漢之弊太學諸儒噓枯吹生而甘陵有南
 北部公卿以下畏其貶議自是而降清議遂為無實之
 言故山簡以為郭泰許劭之論明清議于草野夫議非
 出于草野者也故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以三公之
 際暨豔輩乃欲施清議于選曹雖當時居位貪鄙志節
 污卑者皆降為軍吏置在營府然意其嫉惡太甚清濁
 太分謫罰太驟而不能無私喜怒于其間故終至于怨
 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而豔與徐彪亦不保其身矣嗟

乎自公議不行而變為清議清議不已而肆為清談皆
 無益于天下國家而適足以致搢紳之禍今日士夫以
 為清流之議者尤非也至于妄尊大而好為虛名昧世
 務而不切實用宜神聖之所深念也臣是以因得辨之

九月進故事

漢書魏相傳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
 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
 興以來國家便宜事及賢人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
 言奏請施行之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上施行其

策

臣觀所言可謂深達時變而知濟時之略也蓋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宜所以斟酌損益以爲子孫萬世之規持守而弗失也昔者三代之盛莫如周而周之爲治亦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而已豈必遠慕前古跂望而不可及哉宣帝之入繼大統也號稱中興繇得相爲之輔初無甚高難行之說非常可喜之論但欲奉行故事云爾夫故事者非他高文景武已行之善名卿賢大夫未用之謀吾悉舉而措之天下國家如是高文景武之治

復見于今名卿賢大夫復生于時矣故其策不過于憂水旱之災本于農而務積聚與夫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圖師旅而備西羌者僅十數條譬如良醫之論藥未嘗廣求奇方異品取之目前斷斷然皆可已疾而去病用能數十年間常平旣置而水旱無虞循吏旣多而郡縣咸理任于定國之徒治獄而民自以爲不冤任趙充國之徒治邊而四夷罔不慕義功烈巍巍光于祖宗其效爲何如哉逮夫元成以後徒知用儒之名不知用儒之實而當時所謂儒者亦往往不習舊章不達治體妄

引詩書以制作禮樂變易郊廟爲務而經國大計漫不加省孝宣之業衰焉故臣以爲若魏相者真識時知變者也

後漢書鄧禹傳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亡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徙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

赤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淆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故興者在德薄厚不

在大小光武悅

臣觀光武可謂知難者也語有之君以爲難易將至焉方其用兵河朔僅得一郡觀天下郡國之衆怛然自畏慮己之不能取也以問于禹爲禹者以他人論之當時更始據關西赤眉清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必勸其君以厲兵秣馬壯其威力以角一巨之勝而禹乃曰在德薄厚不在大小是料光武必足以定天下欲廣其德以收天下之心爾嗟乎此三代王者之佐之言伊尹呂望所以思濟斯民者也故光武至邯鄲分

遣官屬徇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錄囚徒存鰥寡其敕
馮異有曰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
耳皆禹有以發之也後世乃以禹不能徑攻長安爲疑
然禹以謂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未可當盜賊羣
居無終日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蓋姑欲假以歲月待
其自斃也禹之謀固不盡用而師行有紀降者日以千
數停車住節勞來父老以慰其謳吟思漢之心光武以
功賞之非其謀識所先後者哉今以天下之半而謀恢
復則輿地固已遠過漢光而強敵縱橫幾踰五十年其

勢將亦自斃聖主盛德日新施者厚矣羣臣宜亦有禹
之謀而不計近功以圖之則中興爲日月可冀也

丁酉七月進故事

唐書王珪傳太宗召爲諫議大夫帝嘗曰正主御邪
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治惟君臣
同德則海內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諫正庶致天下
于平珪進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
以死今陛下開聖聽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
帝以珪推誠納言每存規益帝益任之遷侍中帝使

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技不進數被譙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循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爲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罔上爲人游說耶彥博謝罪珪不謝帝默然明日語房元齡曰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于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勿懲是不進諫也

臣聞君臣相須如手足之衛頭目也有是君也而其臣不足以輔之有是臣也而其君不足以使之則失其所以相須者矣故君在審擇其臣而臣在忠事其君未有

君臣之志不同其德不合而能成天下之治者也太宗之說可謂知者矣然君之患常在于不能納諫臣之患常在于不能盡言以太宗之明聖是其于兵機將略戡定禍亂足以追迹湯武其于躬行仁義力致太平足以庶幾成康其大者旣以安定天下自餘行事固亦無甚過舉也汲汲然導房元齡使諫如此則朝廷之上一日萬幾之間何慮其闕失哉夫譙責孝孫以教宮中音技之不進豈亦太常協律之職實人君過舉之細管仲所謂未能害霸者也而珪與彥博過慮而言便有輕士之

憂太宗始亦怒之終則悔之又詔元齡輩勿懲是而不諫當時責成大臣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無隱情矣其致貞觀之治也宜哉臣以是知君臣皆正之明驗也且太宗之說固正矣使其臣不正其肯爲太宗盡言乎一事之不諫則天下之事將有不聞者矣故臣下之邪正在于言與不言之間明君不可以不察也

八月進故事

漢書董仲舒傳武帝卽位仲舒以賢良對策制曰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適于治

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復對曰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二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

臣聞道之難言久矣武帝之策仲舒曰欲聞大道之要仲舒之對反復天人之際春秋之旨誠達于治道矣繼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其亦知道本歟昔者仲尼之語學者蓋曰志於道又曰吾道一以貫之未嘗以何者爲道以其貫于一則無不在焉及其繫易則曰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三才之位雖不同其爲道一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道不可以名言視其所謂陰陽者則知道矣陰陽卽剛柔也剛柔卽仁義也其義雖不同其所以爲道亦一也自人言之其靜而無爲者道動而有爲者亦道也後世不能明夫此故子思孟子特于性命之間發之子思則曰率性之謂道孟子則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推而至于堯舜之相授蓋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夫人心豈有二哉惟精而一則能

執其中矣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既得其中安往而非道固無動靜之分也以之治己由是也以之治天下亦由是也自佛老之教興舉世但以治心養性者爲道而以施于天下國家者爲外物以寂然不動者爲道言精而一矣韓愈之徒旣是不足以知道且詆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以爲非道且清淨寂滅者固亦所以爲道也粗見其體而遺其用故舉天下之事以爲前塵外物而皆欲不爲則失其爲人者矣失其爲人者而欲爲天

是亦不知天人之道易地則皆然之理也可謂本末不並行矣其弊可勝言哉漢興雖張子房之學曹參之治皆曰會道而未能免于斯弊故臣感于仲舒之言治道者忘其淺陋而一辨之

戊戌正月進故事

唐書杜黃裳傳憲宗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黃裳知帝銳于治恐不得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程決事見嗤前

世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曰昃聽政衛士傳殮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己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爲豈必矧神疲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爲治哉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由是平夏翦齊滅蔡復兩河以機秉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自黃裳啓之

臣觀憲宗卽位懲建中貞元多難之餘彊蕃悍將頡頏莫制當時宰相杜佑鄭綱輩號選悞姑息不足任此故

帝欲以身任之實甚勞矣夫羣臣之不足任是未得其
可任者也而黃裳不自以爲嫌乃爲帝言爲治之要在
擇人任之恐其敝精神于簿書獄訟之間役視聽于耳
目之際而已爾由是憲宗翻然感悟擇人任焉然黃裳
僅能言之而無天年繼以李吉甫始任其責出郎吏以
爲刺史省冗官八百員省吏千四百員併州縣停入仕
易藩鎮者三十六又繼以裴垪整齊法度課吏治別淑
慝獎勸諫官悉使言事百度修舉朝無幸人其後則若
李藩之塗詔李緯之論事裴度之討賊帝皆一意任之

無復自任俾各得盡其才而竭其慮庶政內修天威四
出削平畔亂克復兩河無不如志論者以爲憲宗剛明
果斷非止伐蔡一事也使大臣如杜佑鄭絪而任之則
安得爲明聞黃裳言而不用則安得爲斷要在明于可
明斷于可斷得其人爲先則尚何所勞哉故人君勞于
求賢逸于得人非畏其勞也畏其當勞而枉用焉惟求
賢足以當之若勞于世務則羣臣逸將安坐拱手視吾
之勞而莫肯任事也史官謂憲宗中興由黃裳啓之其
不誣也

戊戌七月進故事

唐書李大亮傳時突厥亡帝遂欲懷四夷諸部降者人賜袍一領帛四匹首領拜將軍中郎將列五品者羸百員又置降人河南詔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以綏大度設拓設泥熟特勒及七姓種落之未附者大亮上言屬者突厥領國入朝陛下不卽俘江淮變其俗而加賜物帛悉官之引處內地豈大安計哉臣以爲諸稱藩請附者宜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畏威懷德永爲藩臣所謂行虛惠收實福河西積困兵革州

縣蕭條願停招慰省勞役使邊人得就農晦此中國利也帝納其計

臣聞唐太宗之平突厥也降者尙十餘萬帝用溫彥博之議度朔方地建順佑化長四州置定襄雲中二都督統之然擢酋豪爲將軍郎將者尙五百人奉朝請者且百員入長安自籍者數千戶也當時廩給之費蓋亦可見故大亮安撫伊吾而陳羈縻塞外之策蓋旣往不咎故欲無事招徠于七姓種落以寬河西州縣而已且漢置降匈奴五原塞下以爲捍蔽未始官于朝也太宗之

降突厥遂官于朝矣夫取其才而用固足以見聖王之
 大至于奉朝請者多籍長安者眾則是煩費中國以養
 裔夷之俘亦不可不慮者臣大亮有言太宗遂悟可謂
 明矣哉仰惟國家履中興之運敵勢就衰慕義効順者
 襁負來歸既已處之州縣矣則異時系踵而至者臣亦
 願聖神鑒此而豫為之謀矣

議

皇叔祖故檢校少保嚮德軍節度使知太宗正事

嗣濮王贈少師封瓊王仲儻諡議

議曰國家之制不以吏事委近屬其行能之懿問學之
 彊可用于世者莫得著見也然擁將壇之節疏王社之
 封貴則甚矣類驕而不近于禮享萬鍾之祿受兼金之
 賜富亦極矣率吝而不知有義訓有之如有周公之才
 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故贈少師瓊王太常
 易名以恭以惠豈所謂無驕吝者歟謹按諡法敬事賢
 恪曰恭慈仁好與曰惠惟王以天子大父之親掌慶系
 之籍纂濮邸之祀循循然奉禮法惟謹朝見趨走人以
 為勞也震風凌雨而未嘗或亂便坐賜對人可以冀其

私也盡規獻納而未嘗敢替其敬事賢恪有如此者女
笄擇歸靡睨富室孤嫠來託字撫弗憚弛連坐局鑄之
禁屏輿馬聲色之好懼無以稱廩餼之厚而請外自試
奉養益薄惟樂施不倦實有焉則慈仁好與不亦宜乎
昔夫子答子張之問以恭則不侮為先惠則足以使人
為後國語僑之知道以其行己為恭以其養民為惠二
者古人之所力行君子之所甚重太常之議微矣請以
是告其廟謹議

議節財賦十事

武臣俸

國朝使相太尉等官以寵元勳舊德今但武臣依次遷
轉惟當限以員數稍裁定其俸儀同三司宜視宰相太
尉宜視執政節度使宜視尚書若現今掌兵之官或與
優異則別定蓋俸錢宰相止百三千近又裁損而使相
乃四百千也

宗室賜予

南班宗室俸入之外逐歲生日并郊禮賜賚乃有定數
內庭妃嬪蓋亦有之謂可權借十年或如橫行俸錢分

數借減若謂不可行則武臣借減已三十餘年人無異議况此在俸入之外

宰執節儀

宰執近再減俸以為大削如節序三省密院互相餽遺卻非祖宗舊制始于近歲數亦頗多似合住罷而還其俸以正名

禁庭浮費

仁宗朝常減省看經道場錢每歲萬千四緡今亦有此此外庭不得盡知合于內東門司取索議之此當時所

以須差內侍一員也又如非時支散享廟時冊寶時上自宰執下至行事官吏各賜銀絹如此等類且權住罷所費實大將來聖政局進書亦恐有之

冗員

職事官下至監當固有可省而內侍省人閣門入內諸司往往溢額宰執所奏給使減半補授尤為泛濫外如都督府準備差遣乃至一百五十員其屬官等俸給太優皆合議定

借請

南唐書卷之九
卷二
言一吳舒帷校
朝廷每行一事如造冊寶修書造禮物之類舊例當行人先有借請或自三省知印人吏以下皆有之恐可住罷至于幾日一次犒設尤可省者須取索糧審院每歲借請過名件數目惟差出則依舊借

雇募

百官中合破四五人恐無可減十人以上則猶可議如皇城司軍頭司幹辦官屬之類既已占破人兵有雇募至二三十人者則宜裁定至于禁庭閣分宣借數目糧審院遇關到無不放行亦合稽考

內藏支使

古者關市之賦以待膳服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式貢之餘以共玩好蓋各有名色隨其多寡而爲之用今內藏庫出納外臣不得預聞故膳服之費賜予之費玩好之費惟上之旨然唐之君如德宗宰相如楊炎猶能以內餉儲者悉歸左藏今若未可以內藏併之左藏亦宜命大臣定爲支使之格隨其名色所餘多寡而用則亦有節若以爲此不當使外庭會計者蓋誤認周禮也周禮惟王后之服王之裘王后之酒王后及世子之膳則不

會其餘則太宰未嘗不受其會而有均式

諸路闕額錢可給駐劄軍

殿前軍駐劄如江西廣南福建之類皆上供并經總制錢應副然逐路州軍自有闕額廂禁軍宜且勿招取所椿衣糧以給駐劄殿前軍者今提刑司逐時專一根刷取撥蓋逐州禁兵既不可倚仗須藉殿前軍彈壓則亦不須枉費糧衣招填合行措置

諸路糴買

糴買宜用諸路時價高下不可一律戶部失于稽考者

尚或有之聞江西湖南馬料甚賤每戶不過數百錢而逐歲部中行下却依兩浙價貫一例支降如此等類皆宜點檢

策問

掖垣試閣門策問

問兵農之勢判而不合其近古而足以寓兵者莫善于屯田中興以來講之屢矣沿淮而上至于荆襄土曠而莫之闢朝廷爲是嘗建營田之官復力田之科蓋四十年間未有成焉諸軍之耕者一兵之費歲須糧二十斛

其所耕而得者殆未及此也故議者悉欲募民爲之失
諸郡之民有籍而教之兵者矣則亦不賦之田歸附流
徙之民有賦之田者矣而又不肯爲兵然則古之制其
終不可復歟或曰時異事殊兵之不樂爲農猶農之不
願爲兵也昔之善爲屯田莫如趙充國其騎兵皆罷之
所用實弛刑應募與吏士私從萬二百八十人耳其次
莫如韓重華然給以耒耜假以牛種蓋出贓罪吏九百
餘俾募人爲之皆未嘗役戰士也今一旦取刑徒贓吏
脫桎梏禁錮而使之其不駭且議者幾希而亦孰敢任

責抑不如是不足以圖功或捨是而別有道焉然東南
之利水田居多鄧艾之屯于夾淮導水爲之也以五萬
人且田且守今之水利亦可興乎唐之屯田內則職以
司農外則總于大使歲以仲春籍而上于兵部人給十
畝而定爲三等之輸今之法制亦可倣乎必有至當之
論以便于時而合于事者故願相與審其是以復于上
而行之

南澗甲乙稿卷十一



書